



冬雪

文/张才行

寒冬时节,漫天瑞雪如琼似玉,纷纷扬扬,飘飘洒洒,好轻盈,好温柔。转眼间,撒遍山岗,盖满原野,千树万枝水晶雕,大道小路白银叠,瑞雪用圣洁的诗情,把神州大地打扮得分外妖娆。

雪,不是花,却偏叫花,且胜于花。片片雪花落在手上,你若仔细观赏,就会发现雪的花纹精美,图案千姿百态,你不能不叹服大自然魔术师般巧夺天工的杰作。西汉人韩婴对雪花观察入微,在其著作《韩诗外传》中写道:“凡草木之花多五出,独雪花六出”。比西方天文学家记述雪花为六角形要早近两千年。据说美国有位叫威尔逊的摄影师,爱雪入迷,他倾毕生精力拍摄了上万张雪花照片,并编成《雪花图谱》,成为人们珍视的文献。尽人皆知,雪花是洁白的。但据传有些地方也曾下过红、绿、黑、黄等色彩奇特的雪。1818年,在欧洲格陵兰海岸附近的一条山谷,落过一夜红雪。北冰洋的一个小

岛上,曾下过一场绿雪。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有条达特山脉,那儿曾下过黑雪。我国农村也有下过“黑雪”之说。1959年,东哈萨斯克额尔齐斯河流域,有人曾目睹过一场黄雪。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雪花,这可爱的小精灵,被人们誉为大自然的“白衣卫士”。冬雪对于农作物,不仅能保温防冻,冻死害虫,且能提供“营养”,改善土壤环境,故此民间素有“瑞雪兆丰年”之说。也有谚语云:“麦盖三床被,头枕馒头睡。”冬雪还是天然的“空气净化器”,每当雪霁复晴,天净如洗,空气格外清爽宜人。此外,雪水还能治病,李时珍《本草纲目》里对此早有记述。

正因为冬日雪花如此美丽壮观,令人神往,历代文人写下了许多吟咏雪花的佳作名篇。岑参的“忽如



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意境清新隽永,在人们口中广为流传。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钩,片片吹落轩辕台”,形象生动贴切,成为艺术夸张的典范。宋人张元的“战败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更是气魄非凡,把雪之形态之色彩之光泽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堪称咏雪诗的上乘之作。

寒冬时节,冰天雪地,满眼是银色世界。乘朔风,人们放飞想象的彩鹞,遍地白雪顿时化作漾漾春水,茸茸碧草,米黄柳芽,盈枝花蕾……啊,白雪用生命的琼浆,正默默地滋润着一个万紫千红的季节。

糖瓜的传说

文/穆玉强

过小年要祭灶,胶东各地均要摆糖瓜作为供品。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鬼谷子,他是当时最大的“杂家”,尤其精于民俗之学,他还是出色的“民办教师”,培养了两个有名的军事家孙臧和庞涓。庞涓嫉妒孙臧的才华,构陷孙臧,敲了他的膝盖骨;孙臧在市井乞讨,设计逃到齐国,得以引兵战败庞涓,得以复仇。构成了一出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大戏。不过那就是后话了。只说当初,鬼谷子命两名高徒到民间去征集一种“从水中来,到水中去”的食品。二人奉命深入穷乡僻壤,庞涓到了淮安一代,学

了制作豆腐的手艺归来;孙臧来到了胶东,学得了制作糖瓜(麦芽糖)的技术。二人在师傅面前当众表演。

豆腐确实是“从水中来”,众人眼看着豆浆变成了豆腐,然而却无法“到水中去”,成型的豆腐无论怎么加工也没法变成豆浆。鬼谷子大为不悦,斥责徒弟:“浅尝辄止,浮躁!”

孙臧的糖瓜却是由糖汁逐渐凝固,成为到口即酥的美味,再加加热,又会化为液汁,确实是“从水中来,到水中去”的。从此,庞涓越发嫉妒孙臧。

烟台属麦作文化区,在麦作文

化区由于不出产甜菜和甘蔗,麦芽糖就成为重要的糖源,成为制作各种糕点、色酒、酱油等副食品的最佳调料。尽管仍然是小年祭灶的主要供品,但用途显然越来越广,成为麦作文化的重要内容。莱州平里店镇麻渠的大糖驰名中外,所谓“大糖”其实就是粘上芝麻的糖瓜。可惜的是,2005年出版了一套《山东省历史文化村镇》丛书,“烟台卷”居然只字未提,与此相映的是,“威海卷”却把发祥地归之为文登高村镇的脉田村,把这一品牌产品的渊源,发展脉络详加介绍。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归属,将来很可能引起争议。

欢迎提供笔记,写出生活百味。
投稿邮箱:qlwbvt@126.com



欢迎提供笔记,写出生活百味。
投稿邮箱:qlwbvt@126.com

连载

12

普华又失眠了,半夜被门声惊醒,穿上鞋走出去,永道已经不在

在了。沙发上剩下折好的薄被,留着他躺过的痕迹。

她走到阳台上,习惯性地向下望。黑夜里,除了零星的灯光,什么也看不清。他也许正站在某棵树下咳着抽烟,又或者,落寞地离开了。

这样的画面拧痛了她的神经,趴在阳台栏杆上,默默地流泪,脑海中不自禁地浮现出高三毕业后那个炎炎夏日的午后,他离开时落寞的背影。

高考结束后,文理科的通知书差不多是前后脚寄到家的。

隔天,普华去书店打工,一出小区就从自行车上跳下来。

施永道正推着车站在对街,立在烈日下暴晒。他变黑了,头发长了,也胖了些,但眼里除了冰冷,只剩一种令她胆战心惊的平静。她见过他的顽劣,气馁、霸道、无奈,但是她从没见过他像个路人。

她推车走过去,他跨上车向路口骑,骑出一段距离,停在那里等她。

“走吧,陪我回学校拿点东西。”

她没有多问,一路跟着他,难得表现得这么配合。

他在顶楼的拐角楼梯上找了个阴凉处让她坐下,自己则跳下台阶在平台上席地而坐,能面对着她。

“我先说,我说完了你再说。”他扫了头发上的汗,从裤兜里掏出一个信封,“这是我的报到卡,北大生

化,我是理科班最高分,说

到做到了!”他展开信封给她看,指着上面的字,“我的名字,专业,我想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应该差不多,不知道你那张是不是?就是改改名字和专业,我是三号报到。”交完,他把信封折起来拍在地上,目光转而犀利,向她伸出手,“现在轮到你了,你的北大中文系呢?拿来给我看看!”

普华面无表情把腿蜷回台阶上,抱着膝,像根本没听见他在说什么。

“叶普华,我问你,你的北大中文呢?”他苦笑着,嘴角抽搐,看起来变了一个人,“说话啊?”

“我问你呢!”他一定要个答案,抓起地上的报到卡,作势要揉烂,“说啊!”

她猛地站起来,在台阶上晃了晃,扶着护栏才稳住自己。

“别撕!我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根本……没报北大……”

“是……改了吗?”他走近她,冷漠开始松动,但她下面的话马上打消了他一丝一毫给予的理解。

“不是改了……是我根本……没报过。”

“你是不是……从来就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他背对着她走到楼梯边,周身包裹着冷漠。

“我只是……不想去北大。”她木讷地说完,颓然坐回台阶上。

“为什么?”他转过身,捡起地上的报到卡装回信封里,等着她的答案。

她低下头,再一次令他失望地选择了沉默,似乎在一起的四年里,她做

的最多的就是沉默,最彻底的也是沉默,无论他怎么做,做多好,她也不愿意把心里的话告诉他。

走到她跟前,他蹲下来,把她习惯别起来的一缕头发放下来,拿走了那枚黑卡子。

她抬起头,由衷地对他说:“对不起……”

但他只是叹了口气,极度失望地望着掌心里的卡子,退开说:“算了吧……叶普华……”

他站了站,便走掉了。顾长的背影在拐角一闪而过,从她眼前彻底消失,没有再告别。

她独坐在台阶上,把脸埋进膝盖,试着习惯这样微微疼痛的平静。

她在那里坐了整整一天,从正午他离开到傍晚落日带走了最后一点余晖。

她的心脏跳了588下。

再见了,叶普华,她想象着他的声音。

再见了,施永道……

这之后的一年,普华再没见过他。



◆作者:琴瑟琵琶
◆出版社:朝华出版社

16

开棺验尸

我们去了趟派出所,老福要求调阅一下张顺英夫妇暴毙、郭淑芳死亡和张瑞恒失踪案的宗卷。

看过之后,和张利英说的相差无几。法医的鉴定结果页是受惊吓死亡。而至于门口槐树上悬挂着的小孩的尸体,状况和当时那个戴眼镜的白大褂口述的几乎一样。

这事儿可是越来越复杂了,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中午的时候,我们调借派出所的一辆警车回张村,找了个村民让他带我们去了安葬张老头的坟地。大大小小、新新旧旧地堆着几十个坟包。横竖都是一良良的,错落有致,井然有序。

虽然是大白天的,但是这场景配上旁边山上的一些鸦鸣,再伴着一阵拂面而过的阴风,不禁令人浑身一阵战栗,毛骨悚然起来。

那领路的汉子指着最外面的两个坟包说:“这个是郭老太的。”然后手指轻移到隔壁的那个,说:“这个就是老张头的。他们虽然活着的晚年没能在一起,升天后能邻着下葬,还算是有福分了。”

这两座坟包都是新筑起不久,所以也没有生什么杂草,老张头比郭老太先下葬,坟包也矮了些。经过昨天晚上雨水地冲刷,上面也显示出点点雨坑和道道流水沟的纹路。

老福点了点头,便蹲了下来,还用手扒拉了一撮泥土,另外一只手摸出放大镜仔细地研究了起来。一会

儿老福让人喊来了张利英,对他英说:“我们要开棺验尸。”

听了之后,张利英一楞,沉思了半晌,终于一咬牙点了点头。

老福示意我和瑞恩操上家伙开工。坟包上的土不是很坚硬,加之昨晚下过雨,所以很容易下铲子。越往下挖我就越觉得不对劲儿,按理说棺材入土之后,上面的覆土都是会被夯实的,可我们一路挖下去,竟和上面的土层一样松散。随着坟墓慢慢露出庐山真面目,所有人都屏气凝神,把眼睛睁得大大地盯着我们手下的那方土,一言不发。

很快的,黑色漆面的棺材盖已经呈现在了我们眼前。很容易地就把盖子给掀了起来。我一脸惊骇:这棺材居然没有钉棺材钉!

盖子掀开之后,棺身就显现在了我们眼前:内壁给漆白了,中间安然地躺着一具已经中度腐烂的尸体。身上的衣物布料倒还保存完好,脸上的组织则溃烂得厉害:眼部和脸颊下陷,肌肤组织脱落,嘴唇腐烂掉了一部分,露出了白森森的牙床。再往下,脖子上喉咙处,是一滩腐烂的黑肉。而和身上完好的衣物不对称的是,脚上的老布鞋却磨损得不像样子了,都露出了已经腐烂的脚底板。

这时候站在我旁边的那个人一个趑趄险些滑倒,我下意识地伸手扶住,才发现是张老头的儿子张利英。



◆作者:儒爵爷
◆出版社:古吴轩出版社

他满脸骇然,在我的搀扶之下,伸出右手指着棺木里的父亲,战战兢兢地说:“怎……怎么可能,下……下葬的时候,他……他的手是放到两边的,现……现在,怎么……怎么平搭在肚子上了……”

听他这么一说,在场的人都是一阵惊叹,吸了一口寒气,不由得倒退了两步。

一直蹲着的老福这时候拍了拍巴掌站了起来,说:“好了,可以把盖子盖回去了。不用带回去尸检了,我已经找到我要了解的东西了。”

那几个负责把棺盖弄回去的干警,这会儿往回盖的时候,全没有了开棺时候的果断,完全是战栗着完成的。盖上后,马上松手,忙不迭地往回填土。

回去时候,在车上费所长夹着烟的手还是在不停地抖着,他战栗地问老福说:“这……这是怎么回事儿?案子这下就复杂了,这……还是人类犯下的案子么?”

老福冷静地抛出一句:“凶手就是张顺英的父亲,张老头!”

顺应自然,畅享四季

文/牟文博

冬日的下午,在路边走边发短信,突然,一片干黄的梧桐叶挂在身上,有些意外,更有点兴奋,像中了什么彩头,抬眼望路,目之所及,却发现在这条悠长的林荫的路上也被金黄占满,到处舞动奔跑的是归根的叶子。半空中还不时会有新的正在飘摇却似乎迫不及待挣扎着往大地方向努力的后来者。抬头再看路旁边的树上,郁郁葱葱这样的词语已经不再适合形容他们,黄绿相间,斑驳间杂的“头发”诉说着他们的一年的阅历和沧桑。阳光斜斜的慵懒的散落在每一个角落,不再那么浓烈,却依然温暖。

这是城市里我最喜欢的路,笔挺的法国梧桐排列在两边,枝繁叶茂,左右的树枝已经可以手拉手了,从冬天到春天,从春天到夏天,从夏天再到秋天,在树荫下的静谧安全的路上走过了四季。每次由车水马龙的喧嚣大道踏上这条不宽不阔的路面的霎那,我的心也跟着沉静起来,浮躁褪去,同时一种灵魂上的安全感油然而生,不再紧张、彷徨和无助,天地间的距离似乎可以丈量,那时,我发现我是脚踏大路

而非身悬半空。

经常被问及最喜欢那个季节,其实,内心暗暗嘲笑此类问题的无聊和低级。这无异于问你五个手指你偏爱哪一个?一巴掌伸出去,手指有长有短,各有分工,哪一个你也离不了。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骄阳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灿烂,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美好,一年之中大自然赐予我们如此曼妙却风格不同的四季,如果我们却不领情纠缠于孰优孰劣的伪命题中不能自拔,岂不是大煞风景纯粹与自己过不去?

我们烟台是个四季分明的海滨城市,也是遐迩闻名的水果之乡、渔业基地和葡萄酒城。风格迥异的春、夏、秋、冬把我们的生活装扮得五彩斑斓,春的温暖灿烂,夏的清爽奔放,秋的甜蜜多情,冬的纯洁晶莹,每个季节都让我格外兴奋,这感觉堪称在四季如春的南国来一场飘扬的小雪带给人的激动,视野和经历也因此而摇曳多彩、立体丰富。

这是自然给我们的恩惠,造化对我们的眷顾,就让我们尽情地拥抱大自然,畅享四季的美好吧。

